

Lǜ Mèng
Lǚ Mèng Mèng

绿梦

河北新时期文学丛书

花山文艺出版社

创作艺术精品、讴歌时代精神

(代序)

李文珊

十年来，我省文学创作的收获是丰硕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以及理论批评等，都有佳作涌现，可谓异彩纷呈，万紫千红。这套丛书只不过是其中采摘的几朵鲜花。丛书中所选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一定影响，有的还在省级和全国性的评奖活动中获过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展现了我省文学创作的实绩，也显示了我省创作和评论队伍的实力，标志着我省的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初获丰收并日趋繁荣，标志着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与活力。这是很令人欣慰的。

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纵观古今中外的一切名家大作，无不折射着他们那个时代的基本精神。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创作与批评“两者都有发自时代的一种普遍的精神。两者同样是时代底意识。”作家的社会责任就是要反映时代，使作品终归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精神力量。在这套丛书里，我们同样可以从中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当代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从此，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开始了一个新时期。急剧变革的现实撞击着作家艺术家的灵感，于是，他们用那生花妙笔，为我们描绘了时代的画卷。燕赵大地如火如荼的改革现实，人民群众思想、道德观念的不断发展和变

化，社会生活的波澜起伏，人生旅途的奋然跋涉，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得到了较为准确的反映与体现。读过作品，我们似乎可以从感受到我们的人民经历十年动乱后，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咚咚作响的脚步声。

繁荣文学艺术，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它包括民主和谐的政治环境和相对优裕的物质条件两个方面。几年来，经过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这种环境和条件可以说在我省已基本形成。省委、省政府对文艺工作始终是关心重视的，从鼓励作家艺术家解放思想“放开手脚搞创作”，到提出领导文艺要采用“微调艺术”以及文艺评论“以浇花为主”的原则；从提出以接力赛跑精神“冲出洼地”，到制定鼓励出“尖子人才”、出“拳头作品”的措施，以及为作家艺术家解决一些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具体困难等等，都为我省文艺界解放思想，解放艺术生产力，繁荣创作创造了良好条件。我们这套丛书的出版，我想也是深受其惠的。如果没有这些较好的环境和条件，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好作品、新作品问世。当然，我们说良好的环境已经基本形成，决不是说做得很够了，已经尽善尽美了。在这方面仍需要继续努力，进一步创造有利于繁荣、发展文学艺术的环境和条件。

良好的环境只是促进好作品出现的客观条件。文学创作成就的大小，归根结蒂还是取决于创作主体即作家或作者的思想、文化、理论、艺术功力等诸素质的高低。每一部优秀作品的问世，都是作家自身才情独具、慧眼独识，在创作过程中自强不息、奋发努力的结果。这些年来，我省的广大作家是努力的，为繁荣我省的文学艺术，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和辛勤的汗水。但是，毋庸讳言，我们的文学成就与河北省的地位，与光辉灿烂的历史变化，与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相比，还远远没有理由满足。就这套丛书而言，客观地讲，作品的整体水平还不够高，能在文学界和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还不多，尤其是缺少能够激发社会理想、

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人民素质、启迪人们智慧的大作、力作。缺少大作、力作的原因是缺少大手笔。这也是我省与其他先进的兄弟省市的一个差距。我们一直在为改变这种状况，形成自己的作家群体、获得新的突破而不懈努力。也可以说，有志于此久矣，只是效果还不太明显。相信我省的专业作家和广大业余作者是不会满足于现状的，只要我们努力进取，在提高创作队伍素质上狠下功夫，提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宠辱不惊，只问耕耘的精神，勤勤恳恳，孜孜不倦，那么，我省的文学创作就会跃上一个新的层次，大作家、大作品的涌现就有了希望。

恩格斯曾经指出：“有所作为是生活中的最高境界。”愿我们的作家和作者深入改革实践，投身生活的洪流，扎根群众的土壤，采撷时代之灵气，大显身手，大有作为，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大作、力作。让生我养我的燕赵大地，盛开绚丽多姿的文学艺术之花。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

目 录

取 经	贾大山 (1)
黑 旗	刘 真 (11)
一日三餐	赵 新 (36)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田 涛 (47)
绿叶成丝	解俊山 (58)
哦, 香雪	铁 凝 (67)
梨花月	张从海 (80)
王家妯娌	赵沫英 (102)
晚 风	何亚京 (116)
老石的沉思	辛曙光 (131)
霞 光	韩希钧 (140)
猎 狼	阎国瑞 (151)
柳新秀	韩映山 (158)
活命水	长 正 (164)
小厂来了个大学生	陈 冲 (174)
“老伦敦”其人	汤吉夫 (205)
“众议院”有棵老笨槐	李 伟 (220)
月照青溪水	李 涓 (233)
银色的混沌	宫克一 (245)

山魂	青林	(260)
晨雾爬过山岗	张凤洪	(276)
乡邮	唐禾	(292)
渔魂	秦天寿	(300)
隐痛	李景田	(324)
会唱歌的百灵鸟	闻章	(348)
鹰魂	夏庄	(359)
喜事	康传喜	(373)
难忘的第一次采访	周渺	(386)
寒窑	常庚西	(400)
打碗花	安宇	(408)
支书夜话	张彦琪	(419)
会短离长	李满天	(429)
男孩、女孩、男人、女人	张庆田	(436)
绿梦	关汝松	(443)
幻觉	冯敬兰	(462)
小祖宗和老鼠胡毛笔	傅新友	(479)
黄瓜园	孙柏昌	(508)
峰回路转	张宏志	(514)
老外：时间就是金钱	奚青	(525)
受戒	盖祝国	(548)
瞬间三题	陈新	(560)
野山兰	王默颀	(573)
情歌二重奏	邢卓	(589)
吴根的妻	何玉茹	(602)
小村二题	赵立山	(610)
惶怵	龚卫华	(620)
别样亲情	陈静	(628)

京华小景(二题)	张志春 (639)
平原风	南 秀 (646)

取 经

□ 贾大山

在举国欢庆伟大历史性胜利的日子里，县委要在李庄村北召开农田基本建设现场大会。数千名农村干部，早早赶到披红结彩的会场上，一个个舒眉展眼，喜气洋洋，就好象才解放、庆翻身那年头儿一样，他们把自行车一放，有的站在路口，观看李庄的老头们撒欢儿似的敲架鼓；有的聚在滹沱河大堤上，互相交谈村里的情况；有的挤在花花绿绿的大批判漫画专栏前面，嘻嘻哈哈地指点着嘲笑着那四个龇牙咧嘴的怪物……

王清智到底是个有心人。他不光是欢乐，更主要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李庄的工程上。他倒剪双手，漫地里兜着圈子，望着那一排排新搭的大窝棚，自言自语地说：“喝！李黑牛这家伙真有两下子！喝！李黑牛这家伙真有两下子！”

我跟在他的身旁，不由笑着问：“老王，你说什么？”

他站住了，两道浅淡的眉毛向上一挑，演讲似的说：“我说

人家李黑牛真有两下子！一，开工的时机抓得好，有它特殊的意义。二，开工的声势造得大，有它典型的意义。三，三是什么呀？这里的沙岗，平啦；这里的沙壕，垫啦；在这又打高粱、又收豆子、平平整整、镜面儿似的河滩地里，谁知人家又有了什么鲜招儿？莫非……”说着，两手一背，又迈开那两条有力的长腿……

半月前，我随县委工作组一到王庄，就发现了老王这个特点：嘴快腿快，脑子灵活，说话有条有理有声有色。也许是解放初期当过一段民校校长的缘故吧，笔杆儿也很利落。我总觉得在我所结识的农村支部书记当中，算得上最有水平的一个。可是，王庄既然有这么一个领导人，为什么在农业学大寨的行列中总是跟在李庄的后面跑呢？李黑牛是怎样的一个人？老王那话，在这又打高粱、又收豆子、平平整整、镜面儿似的河滩地里，他们到底又有了什么鲜招儿？

大会开始好半天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现在，请李庄大队支部书记李黑牛同志介绍经验！”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李黑牛站起来了。我踮起脚尖一看，他有五十多岁年纪，小矮个，瘦巴脸，身穿粗布小棉袄，头扎一条旧毛巾，是个土眉土眼的庄稼人。只见他手提一把明晃晃大镐，笑眯眯地朝人群里走去。人们莫名其妙地向后闪开，好象看变戏法儿似的，围了个大圈儿。他照手心吐了口唾沫，把手一搓，抡圆大镐，呼哧呼哧刨了个大坑，然后捧起一捧沙子，高高举过头顶，让沙子从手缝里慢慢流着，厚嘴一张，说：“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们！大伙看见了吧，这就是俺村的差距。这九百亩河滩地，表面挺平整，肥土层太薄，底下尽沙子，好比筛子眼儿，又漏水、又漏肥，种嘛长嘛，嘛也长不好。这怎能叫大寨田呀？去年，俺们从……从兄弟大队学来一手：开膛破肚，掏沙换土，重新治理它。当时俺们打了个谱儿，一年治它三百亩，两年

治它六百亩，苦干三年，叫它变成旱能浇、涝能排、又蓄水、又保肥、高产稳产的大寨田。去年治了三百亩啦，今年怎么着？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思想大解放，生产打胜仗。三百亩太少啦，李庄人们说，大干一冬，全部完工，要用实际行动落实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打‘四人帮’一个响亮的耳光子！完啦！”

会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笑声。我使劲拍着巴掌，扭头一看，咦，老王呢？四下找寻，只见他呆呆地蹲在人群的最后一面，脸上红一块儿、白一块儿的。什么原因呢？

王清智为什么脸红

中午休息的时刻，县食品公司的大卡车送来熟食。我和老王买了几个麻花儿，找了个僻静的地方，一面吃，一面问起他刚才离开会场的缘由。他的脸色很不好看，愣了半晌，突然说：“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李黑牛介绍的，本是咱王庄创造的经验哪！”

“什么？”我惊奇地睁大眼睛。

老王叹了一口气，吃着麻花儿，慢慢叙说起来：

“咱村村北，也有一片河滩地。表面挺平整，肥土层太薄，底下尽沙子，庄稼长不好。去年十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一散，县委立刻召开了四千人大会。你记得吧，在那次会上，县委书记批判了‘潜力挖尽，生产到顶’的错误思想。当时我想，咱县地处大平原，又是先进县，这种思想有代表性儿，非破不可。如果抓住这个题目，好好作作文章，肯定会引起县委的重视，那是毫无疑问的！凑巧，我一回村，咱们的老贫协和几个老农琢磨出个开膛破肚、掏沙换土、重新治理河滩地的方案。我一听，可乐啦，一拍脑瓜儿，立刻想了个口号：‘挖地三尺找差距，建设高标准大寨田！’

“李黑牛耳朵长。我们开工没几天，他就来到工地上，悄悄地转了一上午。收工时，我才发现他。一见面他就笑眯眯地说：

‘老王，你的招数就是比俺多，今儿个可开了俺的心窍啦，有工夫俺得好好请你喝一壶！’回去以后，他们才照葫芦画瓢地打响了重新治理河滩地的战斗。他刚才介绍的，不就是这一套？”

“后来呢？”我插问道。

“唉，别提啦！”老王又叹了一口气，“头年里，我到县里参加一个座谈会。报社的小于同志听说了，找到招待所里，要我写一篇批判唯生产力论的稿子。我闭目一想，立刻总结出唯生产力论的十大表现八大危害。稿子写成了，小于说太空洞，要我联系一些实际，增添一些内容。联系什么呢？小于开导说：‘目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什么？在这当口，你们把大批劳力拉到河滩里去，这叫什么？现身说法对读者的教育更大呀！’我一听，不由吸了一口冷气：天哪！搞农田基本建设，也成了唯生产力论啦？拉倒吧，不写啦，咱不能自己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可是我又一想，一，一级是一级的水平。看看报纸，一个理儿；听听广播，一个音儿。自己不理解，说明自己水平低。二，这两年，王庄的各项工作起色不小，开始有了一点名气，在这么大的政治运动中，怎能不显山、不显水呢？三，小于同志亲自找上门来，说明咱在人家的脑子里挂着号儿哩，如果不写……写吧，不写不好，叫人家说赖狗扶不上墙去。可是，笔尖一扭，那不是自己往自己头上扣……唉，算啦算啦，羊随大群不挨打，人随大流儿不挨罚……”

“你到底写了没有？”我急切地问。

老王忽地跳了起来，右拳击着左掌，呱唧呱唧山响，急眉急眼地说：“不写，不写王庄的工程就自消自灭啦？不写，不写今天的大会得到咱王庄开去，不是吹哩！”

老王脸红的原因引起我的深思。沉默了一会儿，我说：“你

想过没有呢，你那篇稿子发表以后，当时会在李庄引起什么反响呢？”

“一，……”老王眨巴眨巴眼睛，“咱们顺便了解一下吧！”

张国河的介绍

散会以后，我和老王来到农田基本建设指挥棚里。李黑牛忙去了，只见一个胖壮大汉正和几个女孩子收拾桌凳。老王向我作了介绍，那大汉名叫张国河，是李庄大队的支部委员。

看来，他俩是老熟人了。当老王提出了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张国河一屁股坐在稻草地铺上，毫不客气地说：“还问哩，去年你小子那篇稿儿一登报，俺村差点儿也乱了套！一天大早，大队门口糊了一片没落款儿的大字报，好听的劝黑牛悬崖勒马，难听的骂黑牛是这个那个的孝子贤孙。支委们的思想也不一致。有的说：‘他写他的，咱干咱的！’有的说：‘咱这一手是从王庄学来的，人家都在报上作检查啦！’也有的说：‘他批咱也批，他登小报，咱还争取登大报哩！’争到半夜，黑牛站起来了，俺们都想听听他的意见。谁知他把胳膊一伸，厚嘴一张，对着房顶打了个哈欠，慢慢悠悠地说：‘干的有干的根据，散的有散的理由。干也罢，散也罢，眼下到了年根儿啦，社员们谁家不做点年菜磨点豆腐？闪过年儿再说吧！’”

听到这里，老王忍不住捂着嘴笑了。

“你笑什么？”张国河不满地瞪了老王一眼，“别看黑牛性子慢悠，心里自有主意。他常说：‘咱招数少，有事得请教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咱嘴拙，有事得调动全村千张嘴。’他叫社员们做年菜磨豆腐，他可没那心花儿。大年三十黑夜，俺一家子正在炕头上包饺子，他来了，把我拉到没烟火的西屋里，问我怎么

办。我早憋了一肚子气，一拍桌子，没好听话：‘光听螻蛄叫就别种地啦，光听蛤蟆叫就别过河啦，咱干咱的，揪不了脑袋！’

黑牛说：‘谁是螻蛄，谁是蛤蟆呢？如果人家说，你就是螻蛄，你就是蛤蟆，怎么着？’‘我……’‘你得拿出根据来！’我说：

‘拿什么根据呀？咱是庄稼人，养种好地，多打粮食，多给国家拿贡献，这是咱的本分！哼，尽他娘的王清智搅闹的！’当时，黑牛脸如铁，眼似锥，嗓门不大，句句话有斤秤：‘国河！你别光咋唬。王清智写了那么一篇稿儿，报上就那么一登，那是闹着玩儿的？如今的事你还没有看透？小报看大报，大报听谁的？’我把脖子一拧：‘它愿意听谁的听谁的！’‘反正，咱该听谁的听谁的！’黑牛说着，从怀里拿出一本《共产党宣言》，打开指给我一条语录看：‘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我眼前一亮，说：‘咱们马上开个支委会吧！’‘不忙。’黑牛又从怀里拿出两本书，一本是列宁的《伟大的创举》，一本是毛主席的《实践论》，放在我眼前。我说：‘这里面也有根据？’黑牛说：‘有！’我说：‘在哪儿呀？’黑牛把脸一沉，说：‘过年吃好的，我还喂喂你不？’嘿，他的意思我明白！”

谈到这里，张国河喝了一碗水，看看老王说：“当然啦，找几条语录，要是搁在你身上，那不成问题。你肚里有墨水儿，脑瓜又活，看个文件什么的，只要拿眼把题目一扫，里面的内容便能猜个大概。黑牛可没你那本事呀！他十三上放羊，十五上打铁，十九上就在民兵游击组里扛枪杆，斗大的字认不了一升。他看一本书，比锄十亩地还费劲呀！”

“你们的支委会开了没有？”我问。

张国河想了想，说：“当时黑牛还是说不忙。正月里，他又

花了几天气夫，专门找人聊天。至于谈了一些什么，你们最好是回村打听打听三队的饲养员赵满喜去，办社的时候他就是黑牛的一个膀臂。”

赵满喜的介绍

赵满喜坐在喂牲口的大院里，哼唧呀呀地哼着小曲儿，正在筛草。为了谈话方便，我只向他作了自我介绍，说明了来意。老人一听，呵呵笑了，嘴里虽然缺牙少齿，说话有点跑风，听着却更幽默引人。

“不错，我这牲口棚里，黑牛常来常往，习惯成自然啦，有了什么难心的事，他总是先来摸摸俺们的心眼儿，然后再拿到支委会上讨论。他好跟我聊天，可舍不得占用生产时间，总是对着吃饭的工夫来。一边吃，一边聊，吃完了，把碗一撂，就去忙工作。他来得勤，他媳妇也就来得勤。来干什么？敛饭碗！哈哈！”

“话休絮烦。去年大年初一那一天，我一没待客，二没请友，约了几个对心儿的老头，打算赶上大车到工地上拉几遭土。也许你们要说，过年哩，一群老家伙撒什么欢儿呀？同志，你们哪里晓得当时的情况？对村北的工程，有添柴的，有撒火的，还有泼凉水的！俺们套上大骡子大马满街里这么一转，干多干少，也算是表了表态、亮了亮相儿呀！”

“我刚把车套好，黑牛就端着饭碗来了，一边吃一边说：‘满喜叔，干嘛去呀？’‘大干社会主义去！’我说着，叭一声，脆实地甩了个鞭花儿，吓得家雀满院飞。谁知他把胳膊一乍，挡住了马头：‘这一阵的广播你没听见？’‘我不聋！’‘大队门口的大字报你没看着？’‘我不瞎！’‘那你怎么还要干呀？’‘不干，村东的乱泥洼就能打出高产稻？不干，村西的

响白沙就能长出麦子苗？’‘哎呀呀，你老人家真是老啦，思想跟不上啦！’当时不知他从哪里听来那么几句乱混话，耸了耸鼻儿，挤了挤眼儿，做了个怪相，拿捏着嗓门说：‘一个是社会主义的草，一个是修正主义的苗，你要草，你要苗？’我越琢磨这话越别扭，没好气地说：‘你说的那叫个蛋！怎么社会主义尽长草，修正主义倒长苗哇？咱要社会主义的苗！’‘那也好办！’黑牛仍然拿捏着嗓门，‘只要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地就上去了！’哦，这时我才醒过味儿来，他是拿反话试俺的心眼儿哩。我把他的饭碗一夺，气冲冲地说：‘黑牛黑牛你别吃饭啦，革命搞好了，自然而然地就饱啦！’黑牛嘿嘿地笑了，然后把脸一沉，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不吃饭不行，八亿人口不吃飯更不行。’我说：‘着哇！当年打江山，光有步枪不行，还需要小米子呢，何况如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黑牛听了这几句话，乐得嘴里直吸溜：‘满喜叔！这话为贵！你敢不敢把这观点拿到支委会上亮亮去！’我说：‘拿到中央亮亮咱也不怕！’黑牛说：‘咱一言为定啦！’”

“你也参加了支委会？”老王问。

“扩大到俺身上啦。”

“那次会上……”

“黑牛倒没多说话，国河水平倒不低。”

“村北的工程……”

“没过破五儿，又开工啦。”

“那一片大字报呢？”

“两个人写的！”

“两个什么人？”

“问得怪，好人谁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呀？”

老王点点头，看了看我，叹服地说：“黑牛真有两下子！”

“唉，就那么回事呗！”好象听见别人夸奖自己的孩子，老

人脱上会滋滋的，~~人~~却又褒贬几句，“他这个人，文没文才，口没口才，又好咬~~人~~。可话又说回来啦，有这么个好咬死理儿的人，~~村里~~是不吃亏。林彪兴妖作怪的时候，斗争尖锐是尖锐，俺村到底没背多大的伤。”

谈到这里，牲口棚里传出一阵马叫声。老人让我们等一等，他要照看一下刚满月的马驹儿。

王清智的结论

从老王的神色来看，他的心里很不平静。在院里转了个圈儿，两手向我一摊，说：“你看：今天咱向李庄学习的经验，正是去年李庄向咱学习的经验；也就是说，人家今天所坚持的，正是我去年所扔掉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啊，什么原因呢？当然，万恶的“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是最主要的原因，这是他们不可开脱的一条罪责。可是，李庄呢，不是处在同样的干扰破坏之下吗？

要说老王有水平，真是有水平。我正苦想，他便有了结论，两道浅淡的眉毛向上一挑，演讲似的说：“其实，原因也很简单。我这个人善于务虚，人家黑牛善于务实。回去以后，咱们得马上采取措施，赶上去！一，统一部署，层层动员；二，全力以赴，投入会战；三，凡与会战无关的一切活动，什么政治夜校哇，俱乐部哇，是不是先……”

“同志，跟我吃饭去吧！”老人照看了马驹儿，从牲口棚里走了出来，一手拉住我们一个。我看看天色说：“这么早就吃饭？”

老人说：“你们不知道。昨儿个黑夜，黑牛检查了各队的政治夜校；今儿个黑夜，又要闹批判‘四人帮’文艺大评比，各队都要出节目。趁牲口们还没回来，早点吃了饭，化装不化装，总

得换换衣裳刮刮脸呀！”

“你也登台演戏？”我惊喜地打量着老人。

老人笑了：“老胳膊老腿的啦，演什么戏，拉四股弦呗！走，吃饭去，吃了饭看节目。”老人再三挽留，我们连连道谢，才告辞了。

太阳落入紫红色的云层里。滹沱河大堤两旁，一株株高峻挺拔的白杨树染上了美丽的晚霞。老王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走了二三里路程，一言不发。

“老王，三是什么，你还没说完呢！”

要说老王有水平，真是有水平。他两道浅淡的眉毛向上一挑，又产生了新的结论，一张嘴，竟然念出两句诗文：

要学参天白杨树，
不做墙头毛毛草。